

語文能力的性別差異

在基礎教育層面，男女生因性別而產生的學習差異，頂多只能算賬到大學本科，往後就有其他社會因素、家庭因素影響。

過去幾十年，一代又一代的大中小學老師，都傾向認為男生學理科佔優而女生學文科佔優，而且也一直這樣世代相傳。年前香港有某大學的老師舊調重彈，立刻給女性同事圍攻，結果當然是這位男士收回「女生較不適合學理工科」的論調。

單就中國語文而言，最難的學術分支該算是經史學和格律詩詞。經學家、史學家在這方面的教授，似乎仍是男多於女。不過，男多於女還可以有其他非學術因素。例如，過去一百年女權才抬頭，在此之前，女性連發展自己的事業也困難，各行各業都是男人天下。其次，女性在

琴台聚
潘國森

潘國森

談到學習語言的能力，經常有人會問這中間有沒有性別差異存在，即許多人認為女生的溝通技巧，包括學好語文和考好語文試的能力，平均優於男生。

遇上類似問題，外國人治學，歡喜做大型研究，統計追蹤，收集大量數據，訪問許多人，然後寫成報告。不過，這種方法需要許多人力物力，只能夠交給大學裡面的教職員去做。他們生來好命，容易取得研究調查的龐大經費，雖則許多研究報告，結論如同「阿媽是女人」而已。我們民間讀書人，盡可東拉西扯，信不信由你，反正沒有花過納稅人一分一毫。

在基礎教育層面，男女生因性別而產生的學習差異，頂多只能算賬到大學本科，往後就有其他社會因素、家庭因素影響。

過去幾十年，一代又一代的大中小學老師，都傾向認為男生學理科佔優而女生學文科佔優，而且也一直這樣世代相傳。年前香港有某大學的老師舊調重彈，立刻給女性同事圍攻，結果當然是這位男士收回「女生較不適合學理工科」的論調。

單就中國語文而言，最難的學術分支該算是經史學和格律詩詞。經學家、史學家在這方面的教授，似乎仍是男多於女。不過，男多於女還可以有其他非學術因素。例如，過去一百年女權才抬頭，在此之前，女性連發展自己的事業也困難，各行各業都是男人天下。其次，女性在

椎心之痛

世伯的經驗告訴了我們，最傷心的人不是大哭者，而是哭不出來的人。時間久遠了，悲苦不一定淡了，不願相見的人不一定和你的關係發生了問題，可能是他們的心情掉落至谷底，與你斷絕交往的人，其實最需要你的支持。

在我們的社會裡，面對傷痛未能走出陰霾的人有許多，不少人因為得不到及時的關懷，以致鬱結成疾，所以我們不要輕易怪責別人的疏離，多點關心他人，你的一點溫暖，可能會帶領他們重見陽光。

世伯的經驗告訴了我們，最傷心的人不是大哭者，而是哭不出來的人。時間久遠了，悲苦不一定淡了，不願相見的人不一定和你的關係發生了問題，可能是他們的心情掉落至谷底，與你斷絕交往的人，其實最需要你的支持。

在我們的社會裡，面對傷痛未能走出陰霾的人有許多，不少人因為得不到及時的關懷，以致鬱結成疾，所以我們不要輕易怪責別人的疏離，多點關心他人，你的一點溫暖，可能會帶領他們重見陽光。

翠袖乾坤
余似心

余似心

有一世伯，相依數十載的妻子病逝，在喪禮中見他一臉平靜，之後十多年不見他蹤影，他一直拒絕出席任何聚會。

世伯最近主動現身，出席好友們的初會。他垂首道明原因：「老婆去世，初期我忙於辦理喪事和一切事務，那時只知道忙這忙那。一切辦妥後靜下來，只感心如刀割，想哭，竟哭不出來，一下子不知如何面對一個人的生活，幾十年了，未試過沒有老伴的日子，接受不了，只覺苦。從此不想見任何人，獨自躲在家裡，只偶爾和不同住的女子女友交往。日子久了，兒子發覺不對勁帶我求診，才知患了抑鬱症，要吃藥才可以安睡。直至很多年後的一天，我像決堤了，終於能哭，我盡情放聲大哭、大叫，也不知哭了多久，心中的苦澀才得以紓緩。」

「超過十年了，心情才放鬆一點。我忽然想到人生無常，像妻子離開了便猶如煙飛灰滅，再捉摸不到，懷念與記憶都成了虛幻，我繼續傷心也絲毫不能改變甚麼。再想到曾經很親密的家人和朋友，不再相見，可能下一分鐘我便離開這世界，永遠見不到了。」

我們一班人聽着他的失蹤自述，不禁替着他，告訴他：「還有我們在！」

也實在想不到世伯是患了抑鬱症，孤獨地躲起來長達十多年。十多年，確是一段好長的時間。

疑心生暗鬼

事隔近半世紀，那一晚的經歷至今難忘。舍監習慣早睡，四名學姐摸黑起床，用手電筒的微光來「邀請」碟仙顯靈。當晚我睡雙層床的上格床，半睡中，迷糊間，聽到她們突然驚慌尖叫。各人推倒桌椅，飛奔返回自己的睡床，場面恐怖，其中一學姐更徹夜哭泣。

翌日聽她們說起，原來當時她們無法控制碟仙，它移動的速度愈轉愈快，像飛馳一樣，難以追隨。她們顯然產生幻覺，意識不清，以為「鬼魂」附體。碟仙所謂的超自然力量，可信，不可不信。

想不到，二十一世紀的瑞士同樣發生了類似「鬼魂」顯靈事件，情況匪夷所思。

瑞士科學家認為人類「超自然」的經驗，純粹是因為「思想片刻地迷失了方向，脫離身體後魂遊四方」。科學家希望在實驗室進行試驗，來證實此論調。

研究人員首先替志願參與者蒙上雙眼，然後放置一個雙臂關節可以活動的機器人，站在他們背後。參與者可以用食指按動電鈕，控制機器人的左臂活動，而它的左臂則作出反應，將訊息傳遞至右臂手指，然後觸摸參與者的背部。

英國《每日電訊報》最近報道，該實驗室的氣氛陰森恐怖。大部分參與者停止控制機器人手臂後，仍然覺得它在觸摸自己。他們甚至覺得，有一隻無形之手將他們向後拉扯，被「異形」暗中監視，有幾隻「鬼魂」在四周飄蕩。

十二名參與者中，有兩人實在無法忍受下去，要求退出。「造鬼」試驗，宣告失敗。

跳出框框
蒙妮卡

蒙妮卡

中學時讀寄宿女校，有幾個高班學姐屬懷春少女，暗戀鄰校男生，她們晚上擠進被窩互訴心事。有一晚，她們突然想出玩碟仙遊戲，希望碟仙做戀愛顧問，告訴她們未來丈夫的姓氏。

事隔近半世紀，那一晚的經歷至今難忘。舍監習慣早睡，四名學姐摸黑起床，用手電筒的微光來「邀請」碟仙顯靈。當晚我睡雙層床的上格床，半睡中，迷糊間，聽到她們突然驚慌尖叫。各人推倒桌椅，飛奔返回自己的睡床，場面恐怖，其中一學姐更徹夜哭泣。

翌日聽她們說起，原來當時她們無法控制碟仙，它移動的速度愈轉愈快，像飛馳一樣，難以追隨。她們顯然產生幻覺，意識不清，以為「鬼魂」附體。碟仙所謂的超自然力量，可信，不可不信。

想不到，二十一世紀的瑞士同樣發生了類似「鬼魂」顯靈事件，情況匪夷所思。

瑞士科學家認為人類「超自然」的經驗，純粹是因為「思想片刻地迷失了方向，脫離身體後魂遊四方」。科學家希望在實驗室進行試驗，來證實此論調。

研究人員首先替志願參與者蒙上雙眼，然後放置一個雙臂關節可以活動的機器人，站在他們背後。參與者可以用食指按動電鈕，控制機器人的左臂活動，而它的左臂則作出反應，將訊息傳遞至右臂手指，然後觸摸參與者的背部。

英國《每日電訊報》最近報道，該實驗室的氣氛陰森恐怖。大部分參與者停止控制機器人手臂後，仍然覺得它在觸摸自己。他們甚至覺得，有一隻無形之手將他們向後拉扯，被「異形」暗中監視，有幾隻「鬼魂」在四周飄蕩。

十二名參與者中，有兩人實在無法忍受下去，要求退出。「造鬼」試驗，宣告失敗。

「四蟹燈」與「貓蝶富貴」

作家張曉風曾寫道：「一年裡有五個月亮的節日，分別是正月十五元宵節、二月十五花朝、七月十五中元節、八月十五中秋節和十月十五元節。」元宵節賞花燈是不可缺少的節日。在我的家鄉濟南，每年趵突泉公園舉辦的花燈會都場面盛大，異常精彩。然而，我最難忘的卻是活躍在民間的特色花燈——「四蟹燈」與「貓蝶富貴」。

《東京夢華錄》中記載：「每逢燈節，開封御街上，萬盞彩燈壘成燈山，花燈焰火，金碧相射，錦繡交輝。京都少女載歌載舞，萬眾圍觀。」民間的花燈更具趣味性、互動性、靈活性和獨創性，而且白天也能看得到。有意思的是，「四蟹燈」無蟹。

第一次看到「四蟹燈」，是在我的中學時代。寒假開學的時候，附近堤口莊的村民組織起到操場上表演「四蟹燈」，送上節日祝福，引來很多人圍觀。那場面熱鬧非凡，鑼鼓喧天，直入雲霄。表演的道具較為簡單，四個人分別扮成魚、蝦、蚌和青皮，他們舞起來栩栩如生，或靈動活潑，或不停穿梭，或激烈爭鬥，或高高躍起……中間穿插着舞龍和秧歌，讓喜慶氛圍變得更加濃郁，人們不住拍手叫好。表演隊伍中也有穆斯林同學的身影，他們身姿靈巧，出手不凡，令人油然而生欽佩，既是對精彩表演的點讚，也有對少數民族文化的崇敬。

「四蟹燈」的由來與當地的歷史有着密切關係。舊時，堤口莊向北是黃河，地勢低窪，雨水得不到排洩，黃河氾濫時，堤口莊以北會形成一片水灣，因此被稱為「堤口窪」。這裡的群眾靠捕魚捉蝦維持生活，到了冬季農閒時，村民們會模擬捕魚捉蝦的場景，而村民又有習武練拳的傳統，「四蟹燈」正是在這種環境中產生出來。每年一進入臘月，當地村民便開始排練表演舞燈，

往往演到二月初二才結束。過去都是在晚上帶燈表演，燈內裝有蠟燭，所以表演者必須擁有好的武術功底，才能保證蠟燭不會熄滅，後來改為白天表演，對表演者的要求也不用那麼高了。解放後，「四蟹燈」還曾作為迎接蘇聯飛行員的表演節目。

我請教過一位穆斯林老人，他指「四蟹燈」已有二三百年的歷史。「四蟹燈」是用四種水生動物做造型花燈，即魚、蝦、蟹和蚌，寓意魚肥水美、五穀豐登。此外，表演中還有一個打魚佬，四個水獸共同配合，表演全舞共分八段，以打魚佬為主線貫穿始終。打魚佬發現魚、蝦、蟹和蚌後，急忙投餌，準備魚網，接着進入主題，捕魚、摸魚、捉蝦、捉蟹、捉大蚌和小蚌。我尤其喜歡小蚌，大蚌生下小蚌，教小蚌游水和行走，打魚佬發現小蚌後將其網住。結尾的時候，大蚌發現小蚌被打魚佬網住，喊來魚、蟹和蝦等與打魚佬爭鬥到底，終於救回小蚌，表演結束。

四種水生動物的扮相各有特色：魚的扮演者頭戴長方巾，身着紅色對襟上衣、紅彩褲，穿紅鞋，繫着紅色彩帶；蟹的衣着為深色系，扮演者身着深綠色的對襟上衣、深綠色彩褲，穿黑鞋，繫黑色板帶；蝦的扮演者穿淡青色對襟上衣、淡青色彩褲、淡青色鞋，繫淡青色彩帶；而蚌的扮演者多為女性，裝扮自然不同，頭盤雙雙髻，插着紅花，身着嫩肉色偏襟褂，穿嫩肉色彩褲及嫩肉色鞋子，鞋面上綴有紅繡帶，繫着紅色彩帶。

「四蟹燈」表演曾經一度失傳，後來在村民的努力和政府的扶持下，再次恢復，並入選濟南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那年春節，我有幸欣賞了「四蟹燈」。表演開始的時候，先要踩街，即表演隊伍繞村一圈，告知大家。舞龍的兩個人打頭陣，左右騰挪，上下翻滾，鏗鏘鏘鏘，恍若「一

夜魚龍舞」，算是表演的引場。緊接着彩船隆重登場，漁娘坐在船裡，漁夫在她旁邊，兩人在蘆葦叢中嬉鬧的時候，小船擱淺了。漁夫在緊急關頭趕忙下船，在水中拚命的推拉小船，又向水中遍撒魚食。魚食撒下後，四蟹陸續登場，魚和蝦爭先恐後地搶食，漁夫見狀，想撒網把他們逮住，可魚和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溜之大吉，漁夫悻悻地撲了個空。

頃刻，大蚌出場，他帶着小蚌悠悠哉哉地玩耍，漁夫用誘餌吸引小蚌，結果連個正着，可大蚌毫不示弱，喚來小夥伴們，魚、蝦和青皮齊心合力對付漁夫，時而周旋，時而對打，時而迴避，幾個回合的鬥智鬥勇後，他們成功地救回小蚌，獲得全勝。圍觀的人們被表演所深深吸引，不知不覺中入了戲，一些孩童高興地蹦高，嚷着說：「我要魚和蝦！」，「我也要演！」這是「四蟹燈」表演中的一個片段，而令我感動不已的是，出演大蚌的是一位年過七旬的老人，從風華正茂演到白髮蒼蒼，從昨日的小蚌到今天的老蚌，老人堅守的是悠悠歲月，也就是滿腔熱愛。

再說「貓蝶富貴」，距今也有兩百多年歷史。過去的北坦屬於郊區村落，村民種菜、務農。一九三四年，北坦成立「濟南市第二國術社」，召集當地青年三四十人，每晚在莊東頭的關帝廟內習武。每到春節期間，他們也加入「貓蝶富貴」的表演行列，以慶賀一年的收成，期盼來年吉祥如意、生活幸福。《天橋區志》記載：「貓蝶富貴就其名稱而言，『貓蝶』是耄耋的諧音，有祝長壽和富貴之意。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沃家莊首創這一燈種，每年春節到四鄉演出，後北坦每年也演出這一燈種。」

「貓蝶富貴」燈很像情景劇。開場後，十二位身着黃紅相間戲服、頭紮黃頭巾的扮演者邁着步子登場，每人的手裡都拿着一對插有牡丹花的花瓶，伴隨一開一合的動作以及隊形變化，構成一

幅花團錦簇的畫面。花香引得彩蝶出場，六位身披彩色霞衣的花蝴蝶在牡丹花中歡快地戲舞，兩隻幼蝶從母蝶翅下飛出花的海洋，花園衛士白貓和幼蝶玩起躲貓貓的遊戲。此時，兩隻小老鼠溜進花園偷摘花朵，白貓警長發現後，立刻行動，打得老鼠伏地求饒。老鼠被制服，白貓與蝴蝶們無憂無慮地嬉鬧，將整個舞蹈推向高潮。「花瓶燈」姿態威武；「蝴蝶」輕盈優美；「貓、鼠」動作誇張，惟妙惟肖，一場看下來，讓人覺得意猶未盡。當年，「貓蝶富貴」的扮演者由於武術功底深厚，打鬥場面驚心動魄，扮演「貓」的葛玉堂在追捕鼠的時候，曾從四張疊起的方桌上空翻落地，令觀眾驚歎咋舌。

抗日戰爭爆發後，「貓蝶富貴」一度停止演出。一九四八年濟南解放，「貓蝶富貴」又重新組織、排演，這一古老的民間藝術得以保存下來。一九五三年，北坦代表隊進京參加第一屆全國民間音樂舞蹈匯演，獲得民間藝術二等獎。去年，「貓蝶富貴」在堤口社區復演，贏得居民們的喝彩，老燈種藝術煥發出新的創造力和生命力，帶來節日的快樂，也是傳統文化的綿延和芬芳。



■「四蟹燈」已流傳上百年。

網上圖片

股市踏入大時代

思旋
思旋

思旋

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偉大構思「一帶一路」，並牽頭倡議組辦亞投行配合發展，一石激起千重浪，在國際間無論是外交還是經濟領域，領導群雄，成績彪炳。與此同時，在內地和香港的金融市場更掀起翻天覆地的變化，加上李克強總理大力宣揚互聯網和傳統經濟實體的倡議，傳媒與社會各界均稱讚股市已踏入大時代。

說來話長，投機與投資市場均充滿迷信，有時確實帶點「邪氣」，令人聯想起二十多年前那一齣電視劇《大時代》中，秋官飾演丁蟹的劇情，往後日子，每當秋官有劇集上演或重演，股市便颯起一陣涼風，使人心寒。《大時代》將於今晚開始重播，劇未播股民已被嚇窒，連中國大媽大叔也如此敏感。上周曾試過內地與香港股市同時下跌，連續上升連續跌，你說奇也不奇。

其實股市事出有因，因內地宣布的一連串經濟數據不如人意，內地首季GDP增長為百分之七，是六年最低。製造業和出口數據跌到極差，中國能否保住七令人懷疑，就連李總理也坦言，保七不易，中央地方要齊努力。

股市醒目仔認為，中央為穩增長保就業，會繼續加碼，出重拳，出招數。其實，我屢次撰文表示我的觀點，樓市和股市是一個地區的經濟重要支柱，必須要保樓市和股市穩定。當然，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需要寬鬆，製造業及出口服務業都是需要龐大人力，能製造大量就業職位。最難弄又不能作主的是出口業有外國因素影響，人民幣持續強勢不利出口競爭。中國地大物博，綠水青山，發展旅遊業最是得力。吃喝玩樂有利於飲食業、酒店業多元發展。正所謂一榮百榮，相信股票大升的財富效應會帶旺樓市和百業，連香港也大受裨益。北水湧港，大媽大叔真金白銀來港買的是股票，股民倒屢歡迎，不亦樂乎。

香港金管局總裁陳德霖口吻極之寬容，雖然他是職業之責，勸導股民要小小心風險，港股因四面八方熱錢湧入難免易生波動，我們也同意陳總裁的金石良言。香港當局手擁巨大香港交易所股票，而近期香港交易所股票大升，有基金大戶保守者說會升三百八十元，更有樂觀者說會升到五百元。不但金管局陳總裁歡顏，香港人更是開心！未來的日子，政府對資本市場大開方便之門，港股前景無限，股市好友大圓發財夢。不過，波動的市場真的要小心風險，量力而為。

再悼連生兄

生活語絲
吳康民

吳康民

周前參加李連生兄出殯儀式，在瞻仰遺容的時候，不禁老淚縱橫，有勞在場的劉佩瓊取出紙巾為我拭抹眼淚。

見到李連生兄的遺容時，栩栩如生，因而悲從中來，激動不已。李兄小我十一歲，正當壯年，並非久病，何以突然撒手人寰，是我激動的原因之一。其次，與李兄相識三十餘年，知他與我同是性情中人，有話清心直說，並不轉彎抹角，所加。我詢問為何嬌姐不偕同前來，他說她要「湊孫」，忙不開來。今天子孫滿堂，也可稍慰李兄於九泉之下。

人老了，對逝去的老友，有着更多的感慨。現在，談得來的都是老人對老人，面對青年人，並無太多的話題。就是家人相聚，兒孫輩都是喜歡對着手機勝過與爺爺、公公對話。五歲的小孫子逐步長大，更不願依偎在爺爺身邊。他的興趣是看卡通片和面對iPad，還懂得和爺爺爭奪看電視的頻道呢！

我曾經說過，與我及連生兄同任第六屆全國人大港區代表的共十六人，即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七年的代表。連生兄已有十一人逝世。而今天在靈堂上見到的第四屆、第五屆的老代表張泉、曾擔任新界花卉會理事長，坐着輪椅到場。他告訴我，今年已經九十六歲，相信是前來的最年長者，我祝願他健康長壽。

李兄遺孀嬌姐，精神尚好，我請她節哀順變。她介紹她的子孫多人，一時也記不清楚。李兄擔任全國人大代表期間，有多次往各地考察時，都可以攜眷參加。我詢問為何嬌姐不偕同前來，他說她要「湊孫」，忙不開來。今天子孫滿堂，也可稍慰李兄於九泉之下。

取洋名，亂象多

網事
狸美美

狸美美

最近，有一個出生於美國孟菲斯的女商人在上海開了一個名叫BestEnglishName.com的網站，其主要業務就是「要向中國年輕人使用的『荒唐的』西方名字宣戰，誓言將讓她的客戶擺脫『嘎嘎女士』、『洗滌液』和『毛茸茸』之類的可笑名字。」

事情已到了「宣戰」的地步，可見事態已經非常嚴重。據這位年僅二十五歲、名叫琳賽·傑尼根的女商人說，她接觸過最可怕的名字還有帕拉伐斯（Paradeise，意為天堂）、薩費爾（Sophie，意為藍寶石）、穆恩（Moon，意為月亮）等等，甚至，她還遇到過取了「拉里」或「加里」等男性名字的年輕女子。她說：「這真的很不好，因為這樣顯得你不了解西方文化，而且腦子不好。」她還不太客氣地說：「選擇不恰當的名字可能會使取這名字的人『遭到排斥』或『被嘲笑』。」

小狸認為，這位美國女商人的說法，不僅適用於現今亂起洋名的某些中國人，同樣也適用於當下不少亂起洋名的中國企業，小狸並且認為，後者的動機要比前者複雜得多。例如：高爾夫球服裝品牌Brendick的中文名字是「比音勒芬」，但這樣的名稱，其品牌來源地究竟在哪裡呢？廣州的一名「比音勒芬」女售貨員說：「這是一個德國名字。」而另一家店的僱員卻說：「這是一位法國設計師的名字。」很明顯，「比音勒芬」到底是個什麼含義的名字，只有他們的老闆才能說得清。

還有一個人盡皆知的例子。現在很流行的一個牙膏品牌「黑人」，其英文名字為「Dove」，但過去它曾使用Dove作為其洋名，該名字意為「黑鬼」。這個中國品牌當時在國際上引起很多爭議，後來由於很多相關團體與人士強力施壓，該品牌才把英文名改為Dove。這可能是在中國亂取洋名，導致弄巧成拙、聰明反被聰明誤的一個著名先例。

怎麼辦？且看琳賽·傑尼根怎麼辦：用戶只需支付十五元人民幣，就可以在該網站上進行一個測試，該測試會向用戶提供五個「自動生成的名字」。此外，傑尼根還通過網站發布她較讚許或不讚許的名字，對主要想申請出國留學的年輕人進行取名指導。儘管其諮詢費每小時達二百元人民幣，但該網站的點擊量目前已達每月三萬次。

如此可為一解。但對於某些中國企業亂起洋名究竟該怎麼辦呢？小狸還在思考。